

朱子全書  
卷九

9

REYNOLD ARCHIVE LIBRARY  
REYNOLD UNIVERSITY  
5 DIVINITY AVENUE

OCT 23 1981

T123.7/83(9)C.2  
HARVARD-YENCHING LIBRARY  
HARVARD UNIVERSITY  
2 DIVINITY AVENUE  
gift of Spence  
OCT 17 1987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四

中庸一

問中庸名篇之義。中者。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之名。兼此二義。包括方盡。就道理上看。固是有未發之中。就經文上看。亦先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。又言君子之中庸也。君子而時中。先生曰。他所以名篇者。本是取時中之中。然所以能時中者。蓋有那未發之中在。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。然後又說君子

哈佛大學  
圖書館  
藏印



之時中。

在中之中。與在事之中。只是一事。此是體。彼是尾。

中庸之中。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。故周子曰。惟中者和也。中節也。天下之達道也。若不識得此理。則周子之言。更解不得。所以伊川謂中者。天下之正道。中庸章句。以中庸之中。實兼中和之義。論語集注。以中者。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之名。皆此意也。

惟其平常。故不可易。如飲食之有五穀。衣服之有布

帛。若是奇羞異味。錦綺組繡。不久便須厭了。庸固是定理。若直解爲定理。却不見得平常意思。今以平常言。然定理自在其中矣。公晦問中庸二字。舊說依程子。不偏不易之語。今說得是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而平常之理。似以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說中。乃是精密切至之語。而以平常說庸。恰似不相粘著。曰。此其所以粘著。蓋緣處得極精極密。只是如此平常。若有些子咤異。便不是極精極密。便不是中庸。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。

或問中與誠意如何。曰。中是道理之模樣。誠是道理之實處。中卽誠矣。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。曰。智仁勇是做底事。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。又問中庸曰。中庸只是一事。就那頭看是中。就這頭看是庸。譬如山與嶺。只是一物。方其山。卽是謂之山。行著嶺路。則謂之嶺。非二物也。中庸只是一箇道理。以其不偏不倚。故謂之中。以其不差異可常行。故謂之庸。未有中而不庸者。亦未有庸而不中者。惟中故平常。堯授舜。舜授禹。都是當其時。合如此做。做得

來恰好。所謂中也。中卽平常也。不如此。便非中。便不是平常。以至湯武之事亦然。又如當盛夏極暑時。須用飲冷。就涼處。衣葛揮扇。此便是中。便是平常。當隆冬盛寒時。須用飲湯。就密室。重裘擁火。此便是中。便是平常。若極暑時。重裘擁火。盛寒時。衣葛揮扇。便是差異。便是失其中矣。

問道之常變。舉中庸或問說曰。守常底固是是。然到守不得處。只著變。而硬守定。則不得。至變得來合理。斷然著如此做。依舊是常。又問前日說經權云。

常。自是著還他一箇常。變。自是著還他一箇變。如  
或問舉堯舜之禪授。湯武之放伐。其變無窮。無適  
而非常。却又皆以爲平常。是如何。曰。是他到不得  
已處。只得變。變得是仍舊是平常。然依舊著存一  
箇變。

向見劉致中說。今世傳明道中庸義。是與叔初本。後  
爲博士。演爲講義。先生又云。尙恐今解是初著。後  
掇其要爲解也。又云。呂中庸。文滂沛。意澹洽。

李先生說陳幾叟輩。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

曰。呂氏飽滿充實。

龜山門人。自言龜山中庸枯燥。不如與叔澹洽。先生

曰。與叔却似行到。他人如登高望遠。

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。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。却  
不將聖人言語折衷。所以多失。

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。云。亦有未滿意處。如評論程  
子諸子說處。尙多猶。

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。如何。先生曰。公歸  
時。煩說與。切不可。某爲人遲鈍。旋見得旋改。一年

之內。改了數遍不可知。又自笑云。那得箇人如此著述。以上語類十二條

中庸之書。子思子之所作也。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。孔子之孫子思。又學於曾子。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。既而懼夫傳之久遠。而或失其真也。於是推本所傳之意。質以所聞之言。更相反覆。作為此書。孟子之徒。實受其說。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。漢之諸儒。雖或擎誦。然既雜乎傳記之間。而莫之貴。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。至唐李翱始

知尊信其書。為之論說。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。又雜乎佛老而言之。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。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。始得其所傳之要。以著於篇。河南二程夫子。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。然後其學布於天下。然明道不及為書。今世所傳。陳忠肅公之所序者。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。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。然亦不傳於學者。或以問於和靖尹公。則曰。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。二夫子於此。既皆無書。故今所傳。特出於

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。而門人之說。行於世者。唯  
呂氏游氏楊氏侯氏。爲有成書。若橫渠先生。若謝  
氏尹氏。則亦或記其語之。及此者耳。又皆別自爲  
編。或頗雜出他記。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。固  
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。某之友會稽石君  
謫子重。乃始集而次之。合爲一書。以便觀覽。名曰  
中庸集解。復第其錄如右。而屬某序之。某惟聖門  
傳授之微旨。見於此篇者。諸先生言之詳矣。某之  
淺陋。蓋有行思坐誦。沒世窮年。而不得其所以言

者。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閒。然嘗竊謂秦漢以來。聖  
學不傳。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。而不知復求  
聖人之意。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。至於近世先知  
先覺之士。始發明之。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  
爲陋矣。然或乃徒誦其言。以爲高。而又初不知深  
求其意。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。陵籍訓詁。坐談空  
妙。展轉相迷。而其爲患。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。  
嗚呼。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。與夫近世先生  
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。某誠不敏。私竊懼焉。



故因子重之書。特以此言題其篇首。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。使之毋歧於高。無駭於奇。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。以會其歸。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。以踐其實。庶乎優柔厭飫。真積力久。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。忽不自知其至焉。則爲有以真得其傳。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。抑子重之爲此書。采掇無遺。條理不紊。分章雖因衆說。然去取之間。不失其當。其謹密詳審。蓋有得乎行遠自邇。登高自卑之意。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。據家語本。一時問

答之言。今從諸家。不能復合。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。又以簡帙重大。分爲兩卷。亦無他義。例云。

中庸集解  
序○文集

### 右總論

天命之謂性。是專言理。雖氣亦包在其中。然說理意較多。若云兼言氣。便說率性之謂道。不去。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。而亦不雜乎陰陽。

問天命之謂性。此只是從原頭說否。曰。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。聖人所以盡已之性。則能盡人之性。

朱子大全書卷二十四  
盡物之性。由其同一原故也。若非同此一原則。人自人之性。物自物之性。如何盡得。

問率性之謂道。率循也。此循字。是就道上說。還是就行道人上說。曰。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。以率性便作脩爲。非也。率性者。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。便自有許多道理。性是箇渾淪底物。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。循性之所有。其許多分派條理。卽道也。

問率性通人物而言。則此性字。似生之謂性之性。兼氣稟言之否。曰。天命之謂性。這性亦離氣稟不得。

率循也。此循字。是就道上說。不是就行道人說。性善只一般。但人物氣稟有異。不可道物無此理性。是箇渾淪物。道是性中分派條理。隨分派條理去。皆是道。穿牛鼻。絡馬首。皆是隨他所通處。仁義禮智。物豈不有。但偏耳。隨他性之所通處。道皆無所不在。曰。此性字。亦是以理言否。曰。是。又問。鳶有鳶之性。魚有魚之性。其飛其躍。天機自完。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。故子思姑舉此一二。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。曰。是。

萬物稟受。莫非至善者。性。率性而行。各得其分者。道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性與道相對。則性是體。道是用。又曰。道。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。

問率性之謂道。通人物而言。則脩道之謂教。亦通人物。如服牛乘馬。不殺胎。不夭殀。斧斤以時入山林。此是聖人教化。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。而及於物否。曰。也是如此。所以謂之盡物之性。但於人較詳。於物較略。人上較多。物上較少。以上語類七條

中庸鄙說。誠有未當。然其說之病。正在分曉太過。無

復餘味。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。而來論反謂未曾分曉說出。不知更欲如何。乃爲分曉說出耶。天命之性。不可形容。不須贊歎。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。乃於言性爲有功。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。最爲端的。率性之道。便是率此之性。無非是道。亦離此四字不得。如程子所謂仁性也。孝弟是用也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。曷嘗有孝弟來。此語亦可見矣。蓋父子之親。兄弟之愛。固性之所有。然在性中。只謂之仁。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

道也。君臣之分。朋友之交。亦性之所有。然在性中。只謂之義。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。推此言之。曰禮曰智。無不然者。蓋天地萬物之理。無不出於此四者。今以此爲倒說。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。此某之所疑者。答胡廣仲

禮樂刑政之爲教。如寒暑生殺之爲歲。此何所疑。若如來意。則道外有物。而刑政專出於蚩尤申商矣。此類更宜寬著心胷。子細推驗。不可只將尋常小意見窺測也。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。亦可

見矣。答楊深父。以上文集二條

問中庸舊本。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。今先生說云。瞬息不存。便是邪妄。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。道與非道。各相對待而言。離了仁便不仁。離了義便不義。公私善利皆然。向來從龜山說。只謂道自不可離。而先生舊亦不曾爲學者說破。曰。向來亦是看得太高。

此道無時無之。然體之則合。背之則離也。一有離之。則當此之時。失此之道矣。故曰不可須臾離。君子

所以戒慎不睹。恐懼不聞。則不敢以須臾離也。  
問。日用閒。如何是不聞不見處。人之耳目聞見。常自  
若。莫只是念慮未起。未有意於聞見否。曰。所不聞。  
所不見。不是合眼掩耳。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。凡  
萬事皆未萌芽。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。常要提  
起此心。常在這裏。便是防於未然。不見是圖底意  
思。徐問。講求義理時。此心如何。曰。思慮是心之發  
了。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。則可。求中  
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。則不可。

所謂不睹不聞者。乃是從那盡處說來。非謂於所睹  
所聞處不謹也。

用之問。戒懼不睹不聞。是起頭處。至莫見乎隱。莫顯  
乎微。又用緊一緊。曰。不可如此說。戒謹恐懼。是普  
說。言道理偏塞。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。到得隱  
微之間。人所易忽。又更用謹。這箇却是喚起說。戒  
懼無箇起頭處。只是普遍都用。

問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程子舉彈琴殺心事。是就人  
知處言。呂游揚氏所說。是就已自知處言。章句只

說已自知。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。曰。有動於中。已固先自知。亦不能掩人之知。所謂誠之不可揜也。問不睹不聞者。已之所不睹不聞也。獨者。人之所不睹不聞也。如此看。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。先生曰。其所不睹不聞。其之一字。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處。只是諸家看得自不子細耳。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。則致中致和工夫。方各有著落。而天地位。萬物育。亦各有歸著。曰。是。

問不睹不聞。與謹獨何別。曰。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。下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。又問能存天理了。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。曰。雖是存得天理。臨發時也須點檢。這便是他密處。若只說存天理了。更不謹獨。却是只用致中。不用致和了。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。然謂之戒懼。却是動了。曰。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。此只是略省一省。不是恁驚惶震懼。略是箇敬模樣如此。然道著敬字。已是重了。只略略收拾來。便在這裏。伊川所謂道箇敬字。也不大段用得力。

問謹獨莫只是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閤室不欺時一般否。先生是之。又云。這獨也。又不是恁地獨時。如與衆人對坐。自心中發一念。或正或不正。此亦是獨處。

呂子約書來。爭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只管滾作一段看。某答他書。江西諸人將去看。頗以其說爲然。彭子壽却看得好。云。前段不可須臾離。且是大體說。到謹獨處。尤見於接物得力。先生又云。呂家之學。重於守舊。更不論理。德明問道不可須臾離。可離

非道。是言道之體段如此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亦然。下面君子戒謹恐懼。君子必謹其獨。方是做工夫。皆以是故二字發之。如何滾作一段看。曰。道不可須臾離。言道之至廣至大者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言道之至精至密者。

問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以下。是存養工夫。莫見乎隱。以下。是檢察工夫。否。曰。說道不可須臾離。是說不可不存。是故以下。却是教人恐懼戒謹。做存養工夫。說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是說不可不謹意。故

君子以下。却是教人謹獨。察其私意起處防之。只看兩箇故字。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。聖人教人。只此兩端。

問林子武以謹獨爲後。以戒懼爲先。謹獨以發處言。覺得也是在後。曰。分得也好。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。謹獨是檢防人欲。曰。也得。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。靜時固戒謹恐懼。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。曰。上言道不可須臾離。此言戒懼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。又

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。謹獨是謹其所發。曰。如此說也好。又曰。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。以盡於內。謹獨是由內言之。以及於外。問自所睹所聞。以至於不睹不聞。自發於心。以至見於事。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。出曰。然。以上語類十二條

道不可離。可離非道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乃是徹頭徹尾。無時無處不下工。

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。

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。乃是言其戒懼之

至無適不然。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。如云聽於無聲。視於無形。非謂所有聞見處



却可闕略。而特然於此加功也。又言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謹其獨。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。見得此處。是一念起處。萬事根原。又更緊切。故當於此加意省察。欲其自隱而見。自微而顯。皆無人欲之私也。觀兩莫字。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。而天理人欲之幾。最是緊切。尤不可不下功處。故於全體工夫之中。就此更加省察。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。而後別以一心察之。蓋全體工夫。既無閒斷。即就此處略加提撕。便自無透漏也。此是兩節。文義不同。詳略亦異。前段中間著是故字。後段中間又著故字。各接上文以起下意。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後段即

卒章所謂內省不疚。無惡於志。文義條理大小甚明。從來說者。多是不察。將此兩段。只作一段。相纏說了。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。所以雜亂重複。更說不行。前後只是粗瞞過了。子細理會。便分疏不下也。答胡季隨

問戒懼於不睹不聞者。乃謹獨之目。而謹獨者。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。似未可分為二事也。今日道固無適而不在。而其要切之處。尤在於隱微。雖無所不謹。而所謹者。尤在於獨。固欲學者用功轉

加切近。云云。若末章潛雖伏矣。不愧屋漏。分爲兩節。雖可以各相附屬。然前一節。謂人所不見。則屬乎人。後一節。謂已之所有。則猶有迹。比之已之不睹不聞。則又有閒矣。今以人之所不見爲謹獨。意雖切而反輕。以不愧屋漏爲不睹不聞。則又幾於躡等。曰。來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。文義亦通。比之章句之說。尤省力而有味。但以上文考之。旣言道不可須臾離。卽是無精粗隱顯之閒。皆不可離。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。以該之。若曰。自其思慮未起

之時。早已戒謹。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。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。此兩句。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。下文又提起說。無不戒謹之中。隱微之閒。念慮之萌。尤不可忽。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。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。若如來說。則旣言不可須臾離。而當戒謹矣。下句却不更端。而偏言唯隱微爲顯見。而不可不謹其獨。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。皆可忽而不謹。如此牽連。卽將上句亦說偏了。只這些子意思。恐於理有礙。

且於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。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。某之本意却不如此。蓋無所不戒謹者。通乎已發未發而言。而謹其獨。則專為已發而設耳。卒章所引潛雖伏矣。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。不愧屋漏。則表裏洞然。更無纖芥渣滓矣。蓋首章本靜以之動。卒章自淺以及深也。且所不見。非獨而何。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非戒謹乎其所不睹。不聞而何。若首章不分別。即此等處。皆散漫而無統矣。答呂子約

問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。

當此之時。寂然不動。

只下得涵養工夫。涵養者。所以存天理也。

慎獨者。所以省察於喜怒哀

樂已發之後。

當此之時。一豪放過。則流於欲矣。判別義利。全在此時。省察者。所以遏人

欲也。已發之後。蓋指已發之時。對未發而言。故云已發之後。

不知經意與日用

之功。是如此否。曰。此說甚善。

答胡季隨

問不睹不聞。即是未發之前。未發之前。無一豪私意之雜。此處無走作。只是存天理而已。未說到遏人欲處。已發之初。天理人欲。由是而分。此處不放過。即是遏人欲。天理之存。有不待言者。如此分說。自

見端的。曰。此說分得好。然又須見不可分處。如兵家攻守相似。各是一事。而實相爲用也。答胡季隨

問涵養工夫。實貫初終。而未發之前。只須涵養。纔發處。便須用省察工夫。至於涵養愈熟。則省察愈精矣。曰。此數句是。答胡季隨。以上文集五條以

共。父問喜怒哀樂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曰。中字是狀性之體。性具於心。發而中節。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。是之謂情。

問喜怒哀樂之未發。不偏不倚。固其寂然之本體。及

其酬酢萬變。亦在是焉。故曰天下之大本。發而皆中節。則事得其宜。不相凌奪。固感而遂通之和也。然十中其九。一不中節。則爲不和。便是有礙。不可謂之達道矣。曰。然。又問於學者如何。皆得中節。曰。學者安得便一一恁地。也。須且逐件使之中節。方得。此所以貴於博學。審問。謹思。明辨。無一事之不得。無一時而不學。無一處而不學。各求其中節。此所以爲難也。

喜怒哀樂未發之中。未是論聖人。只是汎論衆人亦

有。此。與。聖。人。都。一。般。或。曰。恐。衆。人。未。發。與。聖。人。異。否。曰。未。發。只。做。得。未。發。不。然。是。無。大。本。道。理。絕。了。或。曰。恐。衆。人。於。未。發。昏。了。否。曰。這。裏。未。有。昏。明。須。是。還。他。做。未。發。若。論。原。頭。未。發。都。一。般。只。論。聖。人。動。靜。則。全。別。動。亦。定。靜。亦。定。自。其。未。感。全。是。未。發。之。中。自。其。感。物。而。動。全。是。中。節。之。和。衆。人。有。未。發。時。只。是。他。不。曾。主。靜。看。不。曾。知。得。問。惻。隱。羞。惡。喜。怒。哀。樂。固。是。心。之。發。曉。然。易。見。處。如。未。惻。隱。羞。惡。喜。怒。哀。樂。之。前。便。是。寂。然。而。靜。時。然。

豈得皆塊然如槁木。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。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。不審此時。喚作如何。曰。喜怒哀樂未發。只是這心未發耳。其手足運動。自是形體如此。

喜怒哀樂未發。謂之中。只是思慮未萌。無纖豪私欲。自然無所偏倚。所謂寂然不動。此之謂中。然不是截然作二截。如僧家塊然之謂。只是這箇心。自有那未發時節。自有那已發時節。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。須便是中。是體。及發於思了。如此做。

而得其當時。便是和。是用。只管夾雜相滾。若以爲  
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。一時是已發時。亦不成道  
理。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做工夫。卽是有  
此病也。曰。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。如何。曰。此却  
是氣質昏濁。爲私欲所勝。客來爲主。其未發時。只  
是塊然如頑石相似。劈斫不開。發來便只是那乖  
底。曰。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。如何。曰。言察便是呂  
氏求中。却是已發。如伊川云。只平日涵養便是。又  
曰。看來人逐日未發時少。已發時多。曰。然。

大本用涵養。中節則須窮理之功。

問發而皆中節。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。曰。是  
他合下把捉。方能發而中節。若信口說去。信脚行  
去。如何會中節。

問渾然在中。恐是喜怒哀樂未發。此心至虛。都無偏  
倚。停停當當。恰在中間。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  
旁。心之體。地之中也。曰。在中者。未動時恰好處。時  
中者。已動時恰好處。才發時。不偏於喜。則偏於怒。  
不得謂之在中矣。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。

恰好。則無過不及矣。蓋無過不及。乃無偏倚者之所爲。而無偏倚者。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。

問渾然不待勉強。而自中乎當然之節。曰。事事有箇恰好處。因言滎陽王哀樂過人。以其哀時。直是哀。纔過而樂。亦直是樂。性情之變。如此之易。不恆其德。故也。

喜怒哀樂未發。謂之中。程子云。敬不可謂之中。敬而無失。卽所以中也。未說到義理涵養處。大抵未發已發。只是一項工夫。未發固要存養。已發亦要審

察。遇事時。時復提起。不可自怠。生放過底心。無時不存養。無事不審察。

呂氏未發之前。心體昭昭具在。說得亦好。

再論湖南問答。曰。未發已發。只是一件工夫。無時不涵養。無時不省察耳。謂如水長長地流。到高處。又略起伏。則箇如恐懼戒謹。是長長地做。到謹獨。是又提起一起。如水然。只是要不輟地做。又如騎馬。自家常常提掇。及至遇險處。便加些提控。不成謂是大路。便更都不管他。恁地自去之理。正淳曰。未

發時。當以理義涵養。曰。未發時。著理義不得。纔知有理有義。便是已發。當此時。有理義之原。未有理義條件。只一箇主宰嚴肅。便有涵養工夫。伊川曰。敬而無失。便是。然不可謂之中。但敬而無失。卽所以中也。

問中庸或問說未發時。耳目當亦精明而不可亂。如平常著衣喫飯。是已發。是未發。曰。只心有所主著。便是發。如著衣喫飯。亦有些事了。只有所思量要恁地。便是已發。

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。曰。喜怒哀樂。如東西南北。不倚於一方。只是在中間。又問和。曰。只是合當喜。合當怒。如這事。合喜五分。自家喜七八分。便是過其節。喜三四分。便是不及其節。又問達字。舊作感。而遂通字看。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。曰。也是通底意思。如喜怒不中節。便行不得了。而今喜。天下以爲合當喜。怒。天下以爲合當怒。只是這箇道理。便是通達意。大本達道。而今不必說得張皇。只將動靜看。靜時。這箇便在這裏。動時。便無不是那



底在人工夫。却在致中和上。又問致字。曰。而今略略地中和也。喚做中和。致字。是要得十分中。十分和。又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。曰。這箇也大段著脚手不得。若大段著脚手。便是已發了。子思說戒愼不睹。恐懼不聞。已自是多了。但不得不恁地說。要人會得。只是略略地約住在這裏。又問發須中節。亦是倚於一偏否。曰。固是。因說周子云。中也者和也。天下之達道也。別人也不敢恁地說。君子而時中。便是恁地看。

或問致中和。位天地。育萬物。與喜怒哀樂不相干。恐非實理流行處。曰。公何故如此看文字。世閒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。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。而千萬人勸。怒一人而罰之。而千萬人懼。以至哀矜鰥寡。樂育英才。這是萬物育不是。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。無不是這箇。卽這喜怒中節處。便是實理流行。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。問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定。便是天地位否。曰。有地不得其平。天不

得其成時。問如此。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。方有此功用。曰。規模自是如此。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。不道人主致中和。士大夫便不致中和。學之爲主者事。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。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。曰。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。方可扶持得。問今日士風如此。何時是太平。曰。卽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。三公變理陰陽。須是先有箇胷中始得。天地位。萬物育。便是裁成輔相。以左右民底工夫。若不能致中和。則山崩川竭者有矣。天地安得而位。

胎天失所者有矣。萬物安得而育。

問致中和。天地位。萬物育。此以有位者言。如一介之士。如何得如此。曰。若致得一身中和。便充塞一身。致得一家中和。便充塞一家。若致得天下中和。便充塞天下。有此理。便有此事。有此事。便有此理。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。如何一日克己於家。便得天下以仁歸之。爲有此理。故也。

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。萬物如何。曰。尊卑上下之大分。卽吾身之天地也。應變曲折之萬端。卽吾身

之萬物也。

以上語類十九條

問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。則固已偏於此矣。故於其所偏者。得之則喜且樂。失之則怒而哀。無復顧義理也。曰。此段說得是。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。恐未然。人固有偏好一物者。然此一物未上心時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。答張元德喜怒哀樂。渾然在中。未感於物。未有倚著一偏之患。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。故特以中名之。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。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。所謂只喜

怒哀樂不發便是中。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。所謂中者性之德。所謂無倚著處。皆謂此也。擇之謂在中之義。是裏面底道理。看得極子細。然伊川先生又曰。中。即道也。又曰。不偏之謂中。道無不中。故以中形道。此言又何謂也。蓋天命之性者。天理之全體也。率性之道者。人性之當然也。未發之中。以全體而言也。時中之中。以當然而言也。要皆指本體而言。若呂氏直以率性為循性而行。則宜乎其以中為道之所由出也。失之矣。答林擇之

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。便是已發。如何見得中。或曰。且只靜觀。愚謂此問甚切。惜乎答之不善也。蓋曰靜觀。則固爲已發。而且與之爲二矣。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。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間。其旨深矣。記疑

未發已發之義。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。又因程子凡言心者。皆指已發而言。遂目心爲已發。性爲未發。然觀程子之書。多所不合。因復思之。乃知前日之說。非惟心性之名。命之不當。而日用工夫。全無

本領。蓋所失者。不但文義之間而已。按文集遺書諸說。似皆以思慮未萌。事物未至之時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。當此之時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。而天命之性。當體具焉。以其無過不及。不偏不倚。故謂之中。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。而心之用可見。以其無不中節。無所乖戾。故謂之和。此則人心之正。而性情之德然也。然未發之前。不可尋覓。已覺之後。不容安排。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。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。則其未發

也。鏡明水止。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。此是日用本領工夫。至於隨事省察。卽物推明。亦必以是爲本。而於已發之際觀之。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。固可默識。故程子之答蘇季明。反復論辨。極於詳密。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。又曰。敬而無失。卽所以中。又曰。入道莫如敬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。又曰。涵養須是敬。進學則在致知。蓋爲此也。向來講論思索。直以心爲已發。而日用工夫。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。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。使人

胷中擾擾。無深潛純一之味。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。亦常急迫浮露。無復雍容深厚之風。蓋所見一差。其害乃至於此。不可以不審也。程子所謂凡言心者。皆指已發而言。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。而謂凡言心者。則其爲說之誤。故又自以爲未當。而復正之。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。而盡疑諸說之誤。又不可遂以爲未當。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。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。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。與下篇多同。今兩存之。未發已發之義。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。又因程子

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二。遂曰心爲已發。而以性爲未發之中。自以爲安矣。比觀程子文集遺書。見其所論多不符合。因再思之。乃知前日之說。雖於心性之實。未始有差。而未發已發。命名未當。且於日用之際。欠却本領一段工夫。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閒而已。因條其語。而附以已見。告於朋友。願相與講焉。恐或未然。當有以正之。○文集云。中卽道也。又曰。道無不中。故以中形道。又云。中卽性也。此語極未安。中也者。所以狀性之體段。如天圓地

方。又云。中之爲義。自過不及而立名。若只以中爲性。則中與性不合。又云。性道不可合一而言。中止可言體。而不可與性同德。又云。中。性之德。此爲近之。又云。不若謂之性中。又云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赤子之心。發而未遠乎中。若便謂之中。是不識大本也。又云。赤子之心。可以謂之和。不可謂之中。遺書云。只喜怒哀樂不發。便是中。又云。旣思。便是已發。喜怒哀樂一般。又云。當中之時。耳無聞。目無見。然見聞之理在。始得。又云。未發之前。謂之靜。

則可靜。中須有物始得。這裏最是難處。能敬則自知此矣。又云。敬而無失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。敬不可謂之中。但敬而無失。卽所以中也。又云。中者天下之大本。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。出則不是。惟敬而無失。最盡。又云。存養於未發之前。則可。求中於未發之前。則不可。又云。未發更怎生求。只平日涵養便是。涵養久。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。又云。善觀者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。○右據此諸說。皆以思慮未萌。事物未至之時。爲喜怒哀

哀樂之未發。當此之時。卽是心體流行。寂然不動之處。而天命之性。體段具焉。以其無過不及。不偏不倚。故謂之中。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。故直謂之性。則不可。呂博士論此。大槩得之。特以中卽是性。赤子之心。卽是未發。則大失之。故程子正之。解中亦有求中之意。蓋答書時未暇辨耳。蓋赤子之心。動靜無常。非寂然不動之謂。故不可謂之中。然無營欲。知巧之思。故爲未遠乎中耳。未發之中。本體自然。不須窮索。但當此之時。敬以持之。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。則自

此而發者。其必中節矣。此日用之際。本領工夫。其  
曰。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。所以察其端倪之動。而  
致擴充之功也。一不中。則非性之本然。而心之道。  
或幾乎息矣。故程子於此。每以敬而無失爲言。又  
云。入道莫如敬。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。又曰。涵  
養須是敬。進學則在致知。以事言之。則有動有靜。  
以心言之。則周流貫徹。其工夫初無閒斷也。但以  
靜爲本爾。周子所謂主靜者。亦是此意。但言靜則偏。故程子又說敬。向來講論  
思索。直以心爲已發。而所論致知格物。亦以察識

端倪爲初下手處。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。  
其日用意趣。常偏於動。無復深潛純一之味。而其  
發之言語事爲之間。亦常躁迫浮露。無古聖賢氣  
象。由所見之偏。而然爾。程子所謂凡言心者。皆指  
已發而言。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。非謂事物思慮  
之交也。然與中庸本文不合。故以爲未當。而復正  
之。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。而盡疑論說之誤。又不  
可遂以爲未當。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。周子曰。無  
極而太極。程子又曰。人生而靜。以上不容說。纔說



時便已不是性矣。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。若欲專言之。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。亦無體段之可名矣。未審諸君子以為如何。已發未發說

中字之說甚善。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。尤為精密。開發多矣。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。只一箇中字。但用不同。此語更可翫味。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。中字之義。未嘗不同。亦曰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而已矣。然用不同者。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。有所謂中之道者。是也。蓋所謂在中之義者。言喜怒哀樂之

未發。渾然在中。亭亭當當。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。其謂之中者。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。有所謂中之道者。乃即事即物。自有箇恰好底道理。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其謂之中者。則所以形道之實也。只此亦便可見來。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。但又見得中字。只是一般道理。以此狀性之體段。則為未發之中。以此形道。則為無過不及之中耳。且所謂在中之義。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。非以在中之中字。解未發之中字也。答張敬夫

分別體用。乃物理之固然。非彼之私言也。求之吾書。雖無體用之云。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。固體之謂也。其曰感通而方發者。固用之謂也。且今之所謂一者。其閒固有動靜之殊。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。非曰純於善而無閒斷。則遂晝度夜思。無一息之暫停也。彼其外物不接。內欲不萌之際。心體湛然。萬理皆備。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閒斷之本也。今不察此。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。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。無乃自相矛盾耶。大抵老釋

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。是猶常寐不覺。而棄有用於無用。聖賢固弗爲也。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。是猶常行不止。雖勞而不得息。聖賢亦弗能也。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。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。則一而已。嗚呼。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。而不能相無。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。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。而日用之間。有以用其力耳。答徐彥章

以未發爲太極。只此句。便不是。所以下文一向差却。

未發者。太極之靜。已發者。太極之動也。須如此看得。方無偏滯。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。皆不相礙矣。答呂子約

未發已發。子思之言。已自明白。程子數條。引寂然感通者。皆與子思本指符合。更相發明。但答呂與叔之問。偶有凡言心者。皆指已發一言之失。而隨卽自謂未當。亦無可疑。至遺書中。纔思卽是已發一句。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。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。但有所思。卽爲已發。此意已極精微。說到

未發界至。十分盡頭。不復可以有加矣。問者不能言下。領略切已。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。遂有無聞無見之問。據此所問之不切。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。當時正合不答。不知何故。却引惹他。致他如此記錄。前後差舛。都無理會。後來讀者。若未敢便以爲非。亦且合存而不論。今却据守其說。字字推詳。以爲定論。不信程子手書。此固未當之言。而寧信他人所記。自相矛盾之說。強以已發之名。侵過未發之實。使人有生已後。未死已前。更無一息未發。

時節。惟有爛熟睡著。可爲未發。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。此其謬誤。又不難曉。故或問中粗發其端。今旣不信。而復有此紛紛之論。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。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。蓋心之有知。與耳之有聞。目之有見。爲一等時節。雖未發而未嘗無。心之有思。乃與耳之有聽。目之有視。爲一等時節。一有此。則不得爲未發。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。則可。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。則不可。若苦未信。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。如稱許

渤持敬。而注其下云。曷嘗有如此聖人。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。此言皆何謂耶。若必以未發之時。無所見聞。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。此未發

已發之辨也。

答呂子約

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。受中庸之書。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。未達。而先生沒。余竊自悼。其不敏。若窮人之無歸。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。則往從而問焉。欽夫告余以所聞。余亦未之省也。退而沈思。殆忘寢食。一日喟然歎曰。人自嬰兒。以至老死。雖語默

動靜之不同。然其大體莫非已發。特其未發者。爲未嘗發爾。自此不復有疑。以爲中庸之旨。果不外乎此矣。後得胡氏書。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。其論又適與余意合。用是益自信。雖程子之言。有不合者。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。然閒以語人。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。乾道己丑之春。爲友人蔡季通言之。問辨之際。予忽自疑。斯理也。雖吾之所默識。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。今析之如此。其紛糾而難明也。聽之如此。其冥迷而難喻也。意

者。乾坤易簡之理。人心所同然者。殆不如是。而程子之言。出其門人高弟之手。亦不應一切謬誤。以至於此。然則予之所自信者。其無乃反自誤乎。則復取程氏書。虛心平氣而徐讀之。未及數行。凍解冰釋。然後知情性之本然。聖賢之微旨。其平正明白。乃如此。而前日讀之不詳。妄生穿穴。凡所辛苦。而僅得之者。適足以自誤而已。至於推類究極。反求諸身。則又見其爲害之大。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。於是又竊自懼。亟以書報欽夫。及嘗同爲此

論者。惟欽夫復書。深以爲然。其餘則或信或疑。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。夫忽近求遠。厭常棄新。其弊乃至於此。可不戒哉。暇日料檢故書。得當時往還書彙一編。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。中和舊說。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。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。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。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。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。知其所未言者。其或不遠矣。中和舊說序

天地之所以位。萬物之所以育。雖出一理。然亦各有

所從來。翫其氣象。自可見。

答呂伯恭問  
龜山中庸

問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。而亦有水旱之災。曰。致中和而天地位。萬物育者。常也。堯湯之事。亦常之變也。大抵致中和。自吾一念之間。培植推廣。以至於裁成輔相。匡直輔翼。無一事之不盡。方是至處。自一事物之得所。區處之合宜。以至三光全。寒暑平。山不童。澤不涸。飛潛動植。各得其性。方是天地位。萬物育之實效。蓋致者。推致極處之名。須從頭到尾看。方見得極處。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

效驗。便是只說得前一截。却要準折了後一截。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。答胡季隨

中庸曰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脩道之謂教。何也。曰。天命之謂性。渾然全體。無所不該也。率性之謂道。大化流行。各有條貫也。脩道之謂教。克己復禮。日用工夫也。知全體。然後條貫可尋。而工夫有序。然求所以知之。又在日用工夫。下學上達而已矣。又曰。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。

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何也。曰。率性之謂道。則無時而非道。亦無適而非道。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。可須臾離。則非率性之謂矣。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蓋知道之不可須臾離。則隱微顯著。未嘗有異。所以必謹其獨。而不敢以須臾離也。然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。蓋獨者。致用之源。而人所易忽。於此而必謹焉。則亦無所不謹矣。喜怒哀樂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致

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何也。曰。天命之性。渾然而已。以其體而言之。則曰中。以其用而言之。則曰和。中者。天地之所以立也。故曰大本。和者。化育之所以行也。故曰達道。此天命之全也。人之所受。蓋亦莫非此理之全。喜怒哀樂未發。是則所謂中也。發而莫不中節。是則所謂和也。然人爲物誘。而不能自定。則大本有所不立。發而或不中節。則達道有所不行。大本不立。達道不行。則雖天理流行。未嘗閒斷。而其在於我者。或幾乎息矣。惟君子知道之

不可須臾離者。其體用在是。則必有以致之。以極其至焉。蓋敬以直內。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。所以致夫中也。義以方外。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。所以致夫和也。敬義夾持。涵養省察。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。是以當其未發。而品節已具。隨所發用。而本體卓然。以至寂然感通。無少閒斷。則中和在我。天人無間。而天地之所以位。萬物之所以育。其不外是矣。中庸首章說。○按此說戒慎兩節。是朱子舊稟。蓋此時雖悟中和。而猶以戒懼謹獨作一片說也。○以上文集十三條





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。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。

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。又能隨時以得中。曰。當看而字。既是君子。又要時中。既是小人。又無忌憚。

或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。曰。古人未嘗諱其字。明道嘗云。子年十四五從周茂叔。本朝先輩尚如此。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。如唐人尚不諱其名。杜甫詩云。白也詩無敵。李白詩云。飯顆山頭逢杜甫。又曰。

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。皆稱其祖爲伯某甫。可以

釋所疑子思不字仲尼之說。

以上語類五條

中和之中。專指未發而言。中庸之中。則兼體用而言。

答呂伯恭文集

### 右第二章

問道之不明不行。曰。今人都說得差了。此正分明交互說。智者恃其見之高。而以道爲不足行。此道所以不行。賢者恃其行之過。而以道爲不足知。此道之所以不明。如舜之大知。則知之不過。而道所以

行。如回之賢。則行之不過。而道所以明。

問知者。如何却說不行。賢者。如何却說不明。曰。知者。緣他見得過高。便不肯行。故曰不行。賢者。資質既好。便不去講學。故云不明。知如佛老皆是。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。

舜聖矣。而好問。好察邇言。則非知者之過。執兩端。用其中。則非愚者之不及。回賢矣。而能擇乎中庸。非賢者之過。服膺勿失。則非不肖者之不及。以上語類三條

### 右第四章

舜固是聰明睿知。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。樂取諸人。以爲善。併合將來。所以謂之大知。若只據一己所有。便有窮盡。

問隱惡而揚善。曰。其言之善者。播揚之。不善者。隱而不宣。則善者愈樂告以善。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。若其言不善。我又揚之於人。說他底不是。則其人愧恥。不復敢以言來告矣。此其求善之心。廣大如此。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。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。蓋舜本自知。能合天下之知。爲

一人之知。而不自用其知。此其知之所以愈大。若  
愚者既愚矣。又不能求人之知。而自任其愚。此其  
所以愈愚。惟其知也。所以能因其知。以求人之知。  
而知愈大。惟其愚也。故自用其愚。而不復求人之  
知。而愈愚也。

兩端如厚薄輕重。執其兩端。用其中於民。非謂只於  
二者之間取中。當厚而厚。卽厚上是中。當薄而薄。  
卽薄上是中。輕重亦然。

才卿問兩端。謂衆論不同之極致。且如衆論有十分  
厚者。有十分薄者。取極厚極薄之二說。而中折之。  
則此爲中矣。曰不然。此乃子莫執中也。安得謂之  
中。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。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。  
自極厚以至極薄。自極大以至極小。自極重以至  
極輕。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。擇其說之是者而  
用之。是乃所謂中也。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。  
與此同否。曰然。竭其兩端。是自精至粗。自大至小。  
自上至下。都與他說無一豪之不盡。舜之執兩端。  
是取之於人者。自精至粗。自大至小。總括包盡。無

一善之或遺。

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。曰。聖人也須擇。豈是全無所作爲。他做得更密。生知安行者。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。堯稽於衆。舜取諸人。豈是信采行將去。夔孫錄云。問舜大知章。是行底意多。回擇中章。是知底意多。曰。是。又問擇字。舜分上。莫使不得否。曰。好問好察。執其兩端。豈不是擇。以上語類五條。

舜好察邇言。邇言淺近之言也。猶所謂尋常言語也。尋常言語。人之所忽。而舜好察之。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。不能然也。孟子曰。自耕稼陶漁。以至爲

帝。無非取諸人者。又曰。聞一善言。見一善行。若決江河。沛然莫之能禦。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。伊川先生曰。造道深後。雖聞常人語言。至淺近事。莫非義理。是如此。答張敬夫文集。

右第六章

呂氏說顏子云。隨其所至。盡其所得。據而守之。則拳拳服膺。而不敢失。勉而進之。則既竭吾才。而不敢緩。此所以恍惚前後。而不可爲像。求見聖人之止。欲罷而不能也。此處甚縝密。無些滲漏。語類。

右第八章

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。爵祿可辭也。白刃可蹈也。謂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。皆足以能之。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著。淨淨潔潔。不容分毫力。曰。中庸便是三者之間。非是別有箇道理。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。便是中庸。不然。只可謂之三事。

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。曰。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。急些子。便是過。慢些子。便不及。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。捨得便均得。今按捨字恐誤爵祿雖難辭。捨得

便辭得。蹈白刃亦然。只有中庸。却便如此不得。所以難也。徐曰。如此也無難。只心無一點私。則事事物物上。各有箇自然道理。便是中庸。以此公心應之。合道理順人情處。便是。恐亦無難。曰。若如此時。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。格物者。便是要窮盡物理。到箇是處。此箇道理至難。揚子雲說得是。窮之益遠。測之益深。分明是。徐又曰。只以至公之心爲大本。却將平日學問積累。便是格物。如此不輟。終須自有到處。曰。這箇如何當得大本。若使如此容

易。天下聖賢煞多。只公心不爲不善。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。聖賢事業大有事在。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。有歸宿之地。事至物來。應之不錯。方是。徐又曰。爲人君。止於仁。爲人臣。止於敬。爲人子。止於孝。至如止於慈。止於信。但只言止。便是心止宿之地。此又皆是人當爲之事。又如何會錯。曰。此處便是錯。要知所以仁。所以敬。所以孝。所以慈。所以信。仁少差。便失於姑息。敬少差。便失於沽激。豪釐之失。謬以千里。如何不是錯。以上語類二條

### 右第九章

問南北方之強。是以風土言。君子強者居之。是以氣質言。和而不流以下。是學問做出來。曰。是。

問寬柔以教。不報無道。恐是風氣資稟所致。以比北方之強。是所謂不及乎強者。未得爲理義之強。何爲君子居之。曰。雖未是理義之強。然近理也。人能寬柔以教。不報無道。亦是箇好人。故爲君子之事。又問和而不流。中立而不倚。國有道。不變未達之所守。國無道。至死不變。此四者勇之事。必如此乃

能擇中庸而守之否。曰：非也。此乃能擇後工夫。大知之人，無俟乎守。只是安行。賢者能擇能守，無俟乎強勇。至此樣資質人，則能擇能守後，須用如此自勝，方能徹頭徹尾不失。

和而不流，中立而不倚。如和便有流，若是中便自不倚。何必更說不倚。後思之，中而不硬健，便難獨立。解倒了。若中而獨立，不有所倚，尤見硬健處。

問：國有道，不變塞焉。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。曰：國有道，則有達之理，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。若國無道，則有

不幸而死之理，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。不變其未達之所守，易。不變其平生之所守，難。以上語類四條

### 右第十章

問：漢藝文志引中庸云：索隱行怪。後世有述焉。素隱作索隱，似亦有理。鈎索隱僻之義。素索二字相近。恐誤作素不可知。曰：素隱從來解不分曉。作索隱讀，亦有理。索隱是知者過之，行怪是賢者過之。

素隱行怪，不能擇。半途而廢，不能執。依乎中庸，能擇也。不見知而不悔，能執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

右第十一章

問形而上下。與費而隱。如何。曰。形而上下者。就物上說。費而隱者。就道上說。

或問聖人不知不能。曰。至者。非極至之至。蓋道無不包。若盡論之。聖人豈能纖悉盡知。伊川之說是。及其至也。程門諸公。都愛說玄妙。游氏便有七聖皆迷之說。設如把至作精妙說。則下文語大語小便。如何分。諸公親得程子而師之。都差了。

問以孔子不得位。爲聖人所不能。竊謂祿位名壽。此在天者。聖人如何能必得。曰。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。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。如何不是不能。又問君子之道四。丘未能一。此是大倫大法所在。何故亦作聖人不能。先生曰。道無所不在。無窮無盡。聖人亦做不盡。天地亦做不盡。此是此章緊要意思。侯氏所引孔子之類。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。不必一一較量。

問費隱一章云。夫婦之愚。可以與知能行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。先生嘗云。此處難看。近思

之。頗看得透。侯氏說夫子問禮問官。與夫子不得位。堯舜病博施。爲不知不能之事。說得亦粗。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。元不曾說著及其至也之意。此是聖人看得徹底。故於此理亦有未皆自居處。如所求乎子以事父。未能之類。真是聖人有未能處。又如說默而識之。學而不厭。誨人不倦。何有於我哉。是聖人不敢自以爲知。出則事公卿。入則事父兄。喪事不敢不勉。不爲酒困。何有於我哉。此是聖人不敢以爲能處。曰。夫婦之與知能行。是萬分中

有一分。聖人不知不能。是萬分中欠得一分。以上語類

五條

問天地之大也。人猶有所憾。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

能形載。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。人猶有憾處。恐只

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。吉凶災祥之或失其

宜。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。此雖天地不

能無憾。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。曰。旣是不可必望

其全。便是有未足處。答徐居甫文集

鳶飛魚躍。某云其飛其躍。必是氣使之然。曰。所以飛

所以躍者理也。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。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。如何見得此理。問程子云。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。說魚下面更有地在。是如何。先生默然微誦曰。天有四時。春夏秋冬。風雨霜露。無非教也。地載神氣。神氣風霆。風霆流形。庶物露生。無非教也。便覺有悚動人處。

廣曰。前日與公晦論程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。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。廣云。今言道無不在。無適而非道。固是。只是說得死搭搭地。若說鳶飛戾天。魚

躍于淵。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。勿忘勿助長。則活潑潑地。曰也。只說得到這裏。由人自看。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。爲復是看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兩句耶。又曰。天有四時。春夏秋冬。風雨霜露。無非教也。地載神氣。神氣風霆。風霆流形。庶物露生。無非教也。聖人說得如是實。

問上下察。是此理流行。上下昭著。下面察乎天地。是察見天地之理。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。曰。與上句

察字同意。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。以上語類三條

言其上下察也。其者指道體而言。察者昭著之義。言

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。謝楊之意似皆以

為觀察之察。若如其言。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。

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。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。

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為費。聖人所不知不能為

隱。此為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。然伊川亦不說

著費隱二字。如何分畫。但想其意不如此耳。答王子合

○文

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。曰夫婦者人倫中

之至親且密者。夫人所為。蓋有不可告其父兄。而

悉以告其妻子者。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。吾平生

所為。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。公盡知之。然則男女

居室。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與。苟於是而不能行

道。則面前如有物蔽焉。既不能見。且不能行也。所

以孔子有言。人而不為周南召南。其猶正牆面而

立也與。

造端乎夫婦。言至微至近處。及其至也。言極盡其量。

以上語  
類二條

右第十二章

問道不遠人。人之爲道而遠人。不可以爲道。莫是一章之綱目否。曰。是如此。所以下面三節。又只是解此三句。

緊要處。全在道不遠人一句。言人人有此道。只是人自遠其道。非道遠人也。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。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。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。今欲治之。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。只是將他元自有底

道理。還以治其人。如人之孝。他本有此孝。他却不會行得這孝。却亂行從不孝處去。君子治之。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。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。你本有此孝。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。其人能改。卽是孝矣。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。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。他本有此道理。我但因其自有者。還以治之而已。及我自治其身。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。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。自治我之身而已。所以說執柯伐柯。其則不遠。執柯以伐柯。

不用更別去討法則。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。然執柯以伐柯。睨而視之。猶以爲遠。若此箇道理。人人具有。纔要做底便是。初無彼此之別。放去收回。只在這些子。何用別處討。

蜚卿問忠恕卽道也。而曰違道不遠。何耶。曰。道是自  
然底。人能忠恕。則去道不遠。

凡人責人處急。責己處緩。愛己則急。愛人則緩。若拽  
轉頭來。便自道理流行。因問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  
施諸人。此只是恕。何故。子思將作忠恕說。曰。忠恕

兩箇離不得。方忠時。未見得恕。及至恕時。忠行乎  
其閒。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施諸人。非忠者不能也。  
故曰。無忠做恕不出來。以上語類四條

君子之道四。丘未能一焉。雖是聖人自責之詞。然必  
其於責人之際。反求諸己。而見其於道之全體。曲  
折細微。容有不能無不盡處。如舜之號泣于旻天  
之類。但當於此負罪引慝。益加勉勵。而不敢自恕

焉耳。答鄭子上

所求乎子。句以事父未能也。句主意立文。皆與大學

絜矩一節相似。人多誤讀。答徐彥章。以上文集二條。

右第十三章

問鬼神之德如何。曰。自是如此。此言鬼神實然之理。猶言人之德。不可道人自爲一物。其德自爲德。問體物而不可遺。是有此物。便有鬼神。凡天下萬物。萬事。皆不能外夫鬼神否。曰。不是有此物時。便有此鬼神。說倒了。乃是有這鬼神了。方有此物。及至有此物了。又不能遺。夫鬼神也。體物而不可遺。用拽轉看。將鬼神做主。將物作賓。方看得出。是鬼神

去體那物。鬼神却是主也。

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。只是就陰陽上說。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。是如何。曰。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。若不如此說。則人必將風雷山澤。做一般鬼神看。將廟中祭享者。又做一般鬼神看。故卽其親切著見者言之。欲人會之爲一也。

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爲德。謂鬼神爲形而下者。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。且如中庸之爲德。不成說中庸爲形而下者。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。

鬼神之道。便只是箇誠。以其實有是理。故造化發育。響應感通。無非此理。所以云。體物而不遺。非爲人心能誠。則有感應也。

問中庸十二章。子思論道之體用。十三章言人之爲道。不在乎遠。當卽夫衆人之所能知能行。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。第十四章。又言人之行道。當隨其所居之分。而取足於其身。曰。此兩章。大綱相似。曰。第十五章。又言進道當有序。第十六章。方言鬼神之道。費而隱。蓋論君子之道。則卽人之所

行言之。故但及其費而隱。自存。論鬼神之道。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。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。

曰。鬼神之道。便是君子之道。非有二也。以上語類六條

祭義所說。如有見聞。論語所說。祭神如在。皆是主於

祭者而言。此章言使天下之人。齊明盛服。以承祭

祀。是主於鬼神而言。自有賓主。如何却如此看。物體

使人兩句。更須深體。又來諭言。如其神之在焉。非真有在者

也。此言尤害理。若如此說。則是僞而已矣。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揜乎。昭明君。蒿悽愴。疏說非是。昭明。



謂光景。焄蒿。謂氣象。悽愴。使人神思灑浙。如漢書云風肅然者。宰我答問一章。所論鬼神。正與中庸相表裏。今且先看令中庸意思分明。却看此章。便

見子細。答歐陽希遜

問謝氏說致生之故。其鬼神致死之故。其鬼不神。何也。人以為神則神。人以為不神則不神矣。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。本為明器發也。以致死之為不仁。故必有是明器。以致生之為不智。故為是明器而不可用。故曰神明之也。謝氏之意。則與此不同矣。

又其說主乎致生。故謂人以為神則神。如此。則所謂鬼神者。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。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。又曰。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。亦不可。這裏有妙理。又曰。自家要有便有。要無便無。皆是此意。曰。記得論語說中。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。當死者使人致死之。此却有理。謝氏論語說曰。陰陽交而有神。形氣離而有鬼。知此者為智。事此者為仁。推仁智之合者。可以制祀典。祀典之意。可者。使人格之。不使人致死之。不可者。使人遠之。不使人致生之。致生之。故其鬼神致死之。故其鬼不神。則鬼神之情狀。豈不昭昭乎。○答萬正淳。以上文集二條。

右第十六章

問氣至而滋息爲培。氣反而流散曰覆。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。自然生氣湊泊他。若已傾倒。則生氣無所附著。從何處來相接。如人疾病。此自有生氣。則藥力之氣依之。而生意滋長。若已危殆。則生氣流散。而不復相湊矣。語類

右第十七章

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。與必得其名。須有些等級不同。曰游揚是如此說。尹氏又破其說。然看來也是

有此意。如堯舜與湯武。真箇爭分數有等級。只看聖人說。謂韶盡美矣。又盡善也。謂武盡美矣。未盡善也。處便見。

問古無追王之禮。至周之武王周公。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。故追王三王。至於組紺以上。則止祀以先公之禮。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。曰然。周禮祀先王以衮冕。祀先公以鷩冕。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。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。問諸儒之說。以爲武王未誅紂。則稱文王爲文考。以

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。及至誅紂，乃稱文考。為文王。然既曰文考，則其謚定矣。若如其言，將稱為文公耶。曰：此等事無證佐，皆不可曉。闕之可也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右第十八章

旅酬者，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。大夫則一人先舉觶

獻賓。賓飲畢，即以觶授於執事者，則以獻於其長。遞遞相承，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。沃盥，謂執盥洗之事。至賤者也。故曰：旅酬下為上，所以逮賤也。

問如何是導飲。曰：主人酌以獻賓，賓酬主人曰酢。主

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。其主人又自飲者，是導

賓使飲也。諺云：主人倍食於賓，疑卽此意。但賓受之，却不飲，奠於

席前。至旅時亦不舉。又自別舉爵，不知如何。又問

行旅酬時，祭事已畢否。曰：其大節目則已了，亦尚

有零碎禮數未竟。又問：想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。

曰：固是。古人酢賓，便是受胙。胙與酢，昨字。古人皆

通用。

問燕毛所以序齒也。曰：燕時，擇一人為上賓，不與眾

賓齒。餘者皆序齒。

問呂氏分脩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。序昭穆以下一節作述事。恐不必如此分。曰。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。皆通上下而言。呂氏考訂甚詳。却似不曾言得此意。又問呂氏又分郊社之禮。作立天下之大本處。宗廟之禮。言正天下之大經處。亦不消分。曰。此不若游氏說。郊社之禮。所謂惟聖人爲能享帝。禘嘗之義。謂惟孝子爲能享親。意思甚周密。以上語類四條

### 右第十九章

脩道以仁。脩道便是說上文脩身之道。自爲政在人。轉說將來。脩道以仁。仁是築底處。試商量如何。伯豐言克去己私。復此天理。然後得其脩。曰。固是。然聖賢言仁字處。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。帶箇愛底道理。下文便言親親爲大。

問脩道以仁。繼之以仁者人也。何爲下面又添說義禮。曰。仁便有義。如陽便有陰。親親尊賢。皆仁之事。親之尊之。其中自有箇差等。這便是義與禮。親親。

在父子如此。在宗族如彼。所謂殺也。尊賢。有當事之者。有當友之者。所謂等也。

知天。是起頭處。能知天。則知人事親脩身。皆得其理矣。聞見之知。與德性之知。皆知也。只是要知得到。信得及。如君之仁。子之孝之類。人所共知。而多不能盡者。非真知故也。

問智仁勇。曰。理會得底。是智。行得底。是仁。著力去做底。是勇。

問智仁勇之分。曰。大槩知底屬智。行底屬仁。勇是勇於知。勇於行。又云。生知安行。以智為主。學知利行。以仁為主。困知勉行。以勇為主。知恥。如舜人也。我亦人也。舜爲法於天下。可傳於後世。我猶未免爲鄉人也。是則可憂也。旣恥爲鄉人。進學安得不勇。

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。只是汎舉四事。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。曰。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。所以行之者三。天下之達德三。所以行之者一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。所以行之者一。遂言凡事豫則立。

則此凡事。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。素定。是指先立乎誠可知。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。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。

或問言前定則不跲。曰。句句著實不脫空也。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。便說不去。

事前定則不困。閒時不曾做得。臨時自是做不徹。便至於困。行前定則不疚。若所行不前定。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。道前定則不窮。這一句又包得大。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。是有箇妙用。千

變萬化而不窮之謂。事到面前。都理會得。他人處置不得底事。自家便處置得。他人理會不得底事。

自家便理會得。

以上語類九條

問凡事豫則立一節。言與事。行與道。皆欲先定於其初。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。斯有必然之驗。故下文自不獲乎上。不信乎朋友。不順乎親。而推之。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。然則先立乎誠。爲此章之要旨。而不明乎善。則不可以誠乎身也。今欲進乎明善之功。要必格物以窮其理。致知以處其義。夫然後

真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。則如好好色。真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。則如惡惡臭。明善如此。夫安得而不誠哉。以是觀之。則中庸所謂明善。卽大學致知之事。中庸之所謂誠身。卽大學意誠之功。要其指歸。其理則一而已。是。否。曰。得之。答周舜弼文集

問反諸身不誠。曰。反諸身。是反求於心。不誠。是不曾實有此心。如事親以孝。須是實有這孝之心。若外面假爲孝之事。裏面却無孝之心。便是不誠矣。

誠者天之道。誠是實理自然。不假脩爲者也。誠之者

人之道。是實其實理。則是勉而爲之者也。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。便是誠。反身而誠。便是誠之。反身只是反求諸己。誠只是萬物具足。無所虧欠。

問誠者。真實無妄之謂。天之道也。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。指理而言也。誠之者。未能真實無妄。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。人之道也。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。乃能實此理之無妄。指人事而言也。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。在人當有真實之功。聖人不思不勉。而從容中道。無非實理之流行。則聖人與

天如一。卽天之道也。未至於聖人。必擇善。然後能實明是善。必固執。然後實得是善。此人事當然。卽人之道也。程子所謂實理者。指理而言也。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。指見而言也。此有兩節意。曰。如此見得甚善。

博學。謂天地萬物之理。脩己治人之方。皆所當學。然亦各有次序。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。不可雜而無統也。

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。言思之不謹。便有枉用工夫

處。

中庸言謹思之。思之粗後不及。固是不謹。到思之過時。亦是不謹。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。不說別樣思。却說箇謹思。

或問篤行。是有急切之意否。曰。篤。厚也。是心之懇惻。問博學之至明辨之。是致知之事。篤行。則力行之事。否。曰。然。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。弗措也。皆是勇之事否。曰。此一段。却只是虛說。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。如云。不學則已。學之而有弗能。定



不休。如云。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。弗措也。未是  
勇事。到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。方正是說  
勇處。雖愚必明。是致知之效。雖柔必強。是力行之  
效。

漢卿問哀公問政章曰。舊時只零碎解。某自初讀時。  
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。如云。政也者。蒲盧  
也。故爲政在人。取人以身。脩身以道。脩道以仁。便  
說仁者人也。親親爲大。義者宜也。尊賢爲大。都接  
續說去。遂作一段看。始覺貫穿。後因看家語。乃知

是本來只一段也。中庸三十三章。其次第甚密。古  
人著述。便是不可及。此只將別人語言。鬪湊成章。

本末次第。終始總合。如此縝密。以上語類九條

所引家語。只是證明中庸章句。要見自哀公問政至  
擇善固執處。只是一時之語耳。於義理指歸。初無  
所害。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。大率觀書。但當虛  
心平氣。以徐觀義理之所在。如其可取。雖世俗庸  
人之言。有所不廢。如有可疑。雖或傳以爲聖賢之  
言。亦須更加審擇。自然意味平和。道理明白。脚踏

實地。動有據依。無籠罩自欺之患。若以此為卑近。不足留意。便欲以明道先生為法。竊恐力量見識。不到他地位。其為汎濫殆有甚焉。此亦不可不深慮也。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為證。其章句之分。當復如何為定耶。家語固有駁雜處。然其閒亦豈無一言之得耶。一槩如此立論。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。願明者熟察之。答張敬夫文集

右第二十章

白誠明謂之性。此性字。便是性之也。自明誠謂之教。

此教字。是學之也。此二字。却是轉一轉說。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。語類

右第二十一章

盡人性。盡物性。性只一般。人物氣稟不同。人雖稟得氣濁。善底只在那裏。有可開通之理。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。使復其善底。物稟得氣偏了。無道理使開通。故無用教化。盡物性。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。且隨他所明處使之。他所明處。亦只是這箇善。聖人便是用他善底。如馬悍者。用鞭策亦可。

乘。然物只到得這裏。此亦是教化。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。

盡已之性。如在君臣則義。在父子則親。在兄弟則愛之類。已無一之不盡。盡人之性。如黎民時雍。各得其所。盡物之性。如鳥獸草木咸若。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皆是實事。非私心之倣像也。

能盡其性。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。則能盡物之性。只是恁地貫將去。然却有箇則字在。

贊天地之化育。人在天地中間。雖只是一理。然天人

所爲。各自有分。人做得底。却有天做不得底。如天能生物。而耕種必用人。水能潤物。而灌溉必用人。火能煖物。而薪爨必用人。裁成輔相。須是人做。非贊助而何。程先生言參贊之義。非謂贊助。此說非是。以上語類四條

### 右第二十二章

問致曲。是就偏曲處致力否。曰。如程子說。或孝或弟。或仁或義。所偏發處。推致之。各造其極也。問如此。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。曰。不然。或仁或義。或孝

或弟更互而發。便就此做致曲工夫。

問明動變化。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。解動字。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。曰。動是方感動他。變則已改其舊俗。然尚有痕瑕在。化則都消化了。無復痕迹矣。以上語類二條

明則動以下。當從程子說。皆以他人而言。孟子在下位一章。全用中庸語。其曰至誠而不動者。未之有也。即謂此也。答徐彥章文集

### 右第二十三章

問至誠之道。可以前知。曰。在我無一豪私偽。故常虛明。自能見得。如禎祥妖孽。與著龜所告。四體所動。皆是此理已形見。但人不能見耳。聖人至誠無私。所以自能見得。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。但非至誠人。却不能見也。語類

前知之義。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著龜四體。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。以明四體之說。則其所謂前知者。乃以朕兆之萌知之。蓋事幾至此。已自昭晰。但須是誠明照徹。乃能察之。其與異端怪誕之說。自不

嫌於同矣。程子所說用與不用。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。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。蓋言其不知者。本不足道。其知者。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。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。妄意推測而知。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。因引釋子之言。以見其徒稍有識者。已不肯爲。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。非以其用者爲可取也。今來論發明。固以爲異端必用而後知。不用則不知。惟至誠則理不可揜。故不用而自知。是乃所謂天道者。此義精矣。然不用之云。實

生於程子所言之嫌。而程子之言。初不謂此。引以爲說。恐又惑人。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。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。尤明白而直截也。答張敬夫文集

右第二十四章

問誠者自成也。而道自道也。兩句語勢相似。而先生之解不同。上句工夫在誠字上。下句工夫在行字上。曰亦微不同。自成若只做自道解。亦得。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。只是說箇爲己。不得爲人。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。亦可以成物。先生未答。久之復曰。

某舊說誠有病。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了。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。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。

誠者自成也。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。不誠無物。此二句便解上一句。實有是理。故有是人。實有是理。故有是事。

誠者物之終始。徹頭徹尾。

問誠者物之終始。不誠無物。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。曰。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。誠者物之終

始。却是事物之實理。始終無有閒斷。自開闢以來。以至人物消盡。只是如此。在人之心。苟誠實無僞。則徹頭徹尾。無非此理。一有閒斷。則就閒斷處。卽非誠矣。如聖人至誠。便是自始生至沒身。首尾是誠。顏子不違仁。便是自三月之初。爲誠之始。三月之末。爲誠之終。三月以後。便不能不閒斷矣。日月至焉。只就至焉時。便爲終始。至焉之外。卽閒斷而無誠。無誠卽無物矣。不誠則心不在焉。視不見。聽不聞。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。且如禘自旣灌而往。

不欲觀。是方灌時。誠意存焉。卽有祭祀之事物。及其誠意一散。則雖有升降威儀已。非所以爲祭祀之事物矣。

誠者物之終始。不誠無物。誠便貫通乎物之終始。若不誠。則雖爲其事。與無事同。

誠者物之終始。物之終始。皆此理也。以此而始。以此而終。物事也。亦是萬物。不誠無物。以在人者言之。謂無是誠。則無是物。如視不明。則不能見是物。聽不聰。則不能聞是物。謂之無物。亦可。又如鬼怪妖

邪之物。吾以爲無便無。亦是。

誠者物之終始。不誠無物。做萬物看。亦得。就事物上看。亦得。物以誠爲體。故不誠則無此物。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。問或問中云。自其間斷之後。雖有其事。皆無實之可言。何如。曰。此是說不誠無物。如人做事。未做得一半便棄了。卽一半便不成。問楊氏云。四時之運已。卽成物之功廢。曰。只爲有這些子。如無這些子。其機關都死了。再問爲其至誠無息。所以四時行百物生。更無已時。此所以維天之命。

於穆不已也。曰然。

不誠無物。人心無形影。惟誠時。方有這物事。今人做事。若初閒有誠意。到半截後。意思懶散。謾做將去。便只是前半截有物。後半截無了。若做到九分。這一分無誠意。便是這一分無功。

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。成物合言仁而言知。何也。曰。克已復禮為仁。豈不是成已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。豈不是成物。仁者體之存。知者用之發。學不厭。所以成已。而成已之道。在乎仁。教不倦。所以

成物。而成物之功。由乎智。因看呂氏中庸解誠者自成章末辯論為下此

語。以上語類十條

### 右第二十五章

問至誠無息。不息則久。果有分別否。曰。不息只如言無息。游楊氏分無息為至誠。不息所以體乎誠。非是。

問久則徵。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。曰。除是久。然後有徵驗。只一日兩日工夫。如何有徵驗。

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。則悠久在。高明博厚之前。見



諸用者而言。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。如何。曰。此所以爲悠久也。若始初悠久。末稍不悠久。便是不悠久矣。

至誠無息一段。鄭氏曰。言至誠之德。著於四方。是也。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。只一箇至誠已該了。豈復更有許多節次。不須說入裏面來。古注有不可易處。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。鄭氏曰。言作禮樂者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。甚簡當。

呂氏說。有如是廣博。則其勢不得不高。有如是深厚。則其精不得。不明。此兩句甚善。章句中雖是用他意。然當初只欲辭簡。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。譬如爲臺觀。須是大做根基。方始上面可以高大。又如萬物精氣。蓄於下者深厚。則其發越於外者。自然光明。

問純亦不已。曰。純便不已。若有閒斷。便是駁雜。以上語類

六條

### 右第二十六章

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優優大哉。皆是天道流行發見

爲用處。

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。教人從實處做將去。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。故都無工夫了。聖人雖說本體如此。及做時須事事著實。如禮樂刑政。文爲制度。觸處都是。體用動靜。互換無端。都無少許空闕處。若於此有一豪之差。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。

廣大似所謂理一。精微似所謂分殊。

致廣大。謂心胷開闊。無此疆彼界之殊。極高明。謂無

一豪人欲之私。以累於己。纔汨於人欲。便卑汙矣。問高明是以理言。中庸是以事言否。曰。不是理與事。極高明。是言心。道中庸。是言學底事。立心超乎萬物之表。而不爲物所累。是高明。及行事。則恁地細密。無過不及。是中庸。

問章句云。不以一豪私意自蔽。不以一豪私欲自累。如何是私意。如何是私欲。曰。私意。是心中發出來。要去做底。今人說人有意智。但看此意字。便見得是小。所以不廣大。私欲。是耳目鼻口之欲。今纔有

欲則昏濁沈墜。卽不高明矣。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。極費心思。

極高明。須要道中庸。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。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。且如儒者遠庖厨。佛老則好高之過。遂至戒殺食素。儒者不邇聲色。不殖貨利。他是過於高明。遂至絕人倫。及欲割已惠人之屬。如陸子靜天資甚麼高明。却是不道中庸。後其學便誤人。

問極高明而道中庸。心體高明。如天超然於萬物之

上。何物染著得他。然其行於事物之間。如耳之於聲。目之於色。雖聖人亦不免此。但盡其當然而已。曰。纔說得不免字。便是聖人只勉強如此。其說近於佛老。且更子細看這一句。

溫故而知新。溫故有七分工夫。知新有三分工夫。其實溫故則自然知新。上下五句皆然。

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。便是尊德性。敦厚只是箇朴實頭。亦是尊德性。

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。曰。大槩亦是如此。

只是尊德性工夫。却不在紙上。在人自做。自尊德性至敦厚。凡五件。皆是德性上工夫。自道問學至崇禮。皆是問學上工夫。須是橫截斷看。問學工夫。節目却多。尊德性工夫。甚簡約。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。無適之謂一。只是如此。別更無事。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。今覺見未是。上面一截。便是一箇坏子。有這坏子。學問之功。方有措處。文蔚曰。昔人多以前面三條。分作兩截。至溫故而知新。却說是問學事。敦厚以崇禮。却說是尊

德性事。惟先生一徑截斷。初若可疑。子細看來。却甚縝密。曰。溫故。大段省力。知新。則所造益深。敦厚。是德性上事。纔說一箇禮字。便有許多節文。所以前面云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皆是禮之節文。大哉。聖人之道。洋洋乎。發育萬物。峻極於天。却是上面事。下學上達。雖是從下學始。要之只是一貫。問尊德性而道問學。何謂尊。曰。只是把做一件物事。尊崇擡起他。何謂道。曰。只是行。如去做他相似。這十件相類。致廣大。極高明。溫故敦厚。只是尊德性。

盡精微。道中庸。知新。崇禮。只是道問學。如伊川言  
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則在致知。

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。曰。此本是兩事。細分則有  
十事。其實只兩事。兩事又只一事。只是箇尊德性。  
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。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  
學也。

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。曰。言涵養。此已知底道理。  
常在我也。道中庸。何以是致知之屬。曰。行得到恰  
好處。無些過與不及。乃是知得分明。事事件件理

會得到一箇恰好處。方能如此。此足以見知與行  
互相發明滋養處。又問其言足以興興。如何言興  
起在位。曰。此古注語。興如興賢興能之興。倍與背  
同。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。以上語類  
十四條

### 右第二十七章

有位無德而作禮樂。所謂愚而好自用。有德無位而  
作禮樂。所謂賤而好自專。居周之世。而欲行夏殷  
之禮。所謂居今之世。反古之道。道。卽指議禮制度  
考文之事。議禮所以制行。故行同倫。制度所以爲

法。故車同軌。考文所以合俗。故書同文。問章句云。倫。是次序之體。如何。曰。次序。如等威節文之類。禮。如辨上下。定民志。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。皆是。天子制此禮。通天下共行之。故其次第之體。等威節文。皆如一也。

問中庸非天子。不議禮。不制度。不考文。注云。文。書名也。何以謂之書名。曰。如大字喚做大字。上字喚做上字。下字喚做下字。此之謂書名。是那字底名。又問數處小節。曰。不必泥此等處。道理不在這樣處。

便縱饒有道理。寧有幾何。如看此兩段。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。氣象規模廣大處。非天子。不議禮。不制度。不考文。只看此數句。是甚麼樣氣象。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。改正朔。易服色。殊徽號。天下事。一齊被他改換一番。其切近處。則自他一念之微。而無豪釐之差。其功用之大。則天地萬物。一齊被他翦截。裁成過。截然而不可犯。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。方有益。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。果有何益。又曰。考文者。古者人不甚識字。

字易得差。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。巡行天下。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。這般事。有十來件。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。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。須看他這般做作處。以上語類二條

右第二十八章

問質諸鬼神而無疑。只是龜從筮從。與鬼神合其吉凶否。曰。亦是。然不專在此。只是合鬼神之理。語類

右第二十九章

問下襲水土。是因土地之宜否。曰。是所謂安土敦乎

仁故能愛。無往而不安。

大德是敦。那化底。小德是流出。那敦化底出來。這便如忠恕。忠便是做那恕底。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。如中和。中便是大德敦化。和便是小德川流。自古互今。都只是這一箇道理。天高地下。萬物散殊。而禮制行矣。流而不息。合同而化。而樂興焉。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。顛來倒去。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。以至聖人之所以為聖。賢人之所以為賢。皆只是這一箇道理。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。

只是這一箇物事。許多頭項。都有歸著。如天下雨。一點一點。都著在地上。以上語類二條

右第三十章

問至誠至聖如何分。曰。至聖至誠。只是以表裏言。至聖。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。故人見之。但見其溥博如天。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。言而民莫不信。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。此其見於外者如此。至誠。則是那裏面骨子。經綸大經。立大本。知化育。此三句。便是骨子。那箇聰明睿知。却是這裏發出去。至

誠處。非聖人不自知。至聖。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。自溥博如天。至莫不尊親處。或曰。至誠至聖。亦可以體用言否。曰。體用也不相似。只是說得表裏。語類

右第三十一章

魏材仲問。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。曰。從上文來。經綸合是用。立本合是體。問知天地之化。是與天地合否。曰。然。

問經綸皆治絲之事。經者理其緒而分之。綸者比其類而合之。如何。曰。猶治絲者。先須逐條理其頭緒。



而分之。所謂經也。然後比其類而合之。如打條者。必取所分之緒。比類而合為一。所謂綸也。天地化育。如春夏秋冬。日月寒暑。無一息之差。知化者。真知其必然。所謂知者。言此至誠無偽。有以默契也。肫肫其仁者。人倫之閒。若無些仁厚意。則父子兄弟。皆不相管涉矣。此三句。從下說上。知天地之化育。故能立天下之大本。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。

或問夫焉有所倚。曰。自家都是實理。無些欠闕。經綸自經綸。立本自立本。知化育自知化育。不用倚靠。

他物事。然後能如此。他這道。更無些空闕。經綸大經。他那日用閒底。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。更不必倚著人。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。便是法則。此身在這裏。便是立本。知天地之化育。則是自知得飽相似。何用靠他物。直卿云。便是不思不勉意思。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。這箇實理。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。更不用心力。以上語類三條

右第三十二章

問衣錦尚絅章首段。雖是再敘初學入德之要。然也  
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。但到此說得來尤密。  
思量來。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。如今學者不長進。  
都緣不知此理。須是闡然而日章曰。中庸後面愈  
說得向裏來。凡八引詩。一步退似一步。都用那般  
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。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  
矣。賀孫錄云。賀孫云。到此方還得他本體。曰。然。

問中庸首章。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。篇末尚絅一章。復發此兩條。然學者須是立心

之初。真箇有爲己篤實之心。又能知得遠之近風  
之自微之顯。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。不審知  
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。已有窮理意思否。曰。也須  
是知得道理如此。方肯去謹獨。方肯去持養。故可  
與入德矣。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。蓋自天命之  
性。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。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  
斂入一節。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。此與首章實  
相表裏也。

子武說衣錦章曰。只是收斂向內。工夫漸密。便自見

得近之可遠。風之自微之顯。黃錄無近之以下十字。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。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。自有文在裏。淡則可厭。簡則不文。溫則不理。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。只緣有錦在裏。若上面著布衣。裏面著布襖。便是內外黑窄窄地。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。中散爲萬事。末復合爲一理。雖曰合爲一理。然自然有萬事在。如云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也是自有敬信在。極而至於無聲無臭。然自有上天之載在。蓋是其中自有。不是都無也。

潛雖伏矣。便覺有善有惡。須用察。相在爾室。只是教做存養工夫。

亦孔之昭。是謹獨意。不愧屋漏。是戒謹恐懼意。

李丈問中庸末章。引詩不顯之義。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。恐懼不聞。而極其盛以言之。否曰。是也。此所引與詩正文之義同。

不大聲以色。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。今人說篤恭了。便不用刑政。不用禮樂。豈有此理。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。但自有德以感人。不專靠他刑政爾。

問末章。自衣錦尚絅。說至無聲無臭。是從外做向內。首章。自天命之性。說至天地位萬物育。是從內做向外。曰不特此也。惟天下至聰明睿知。說到溥博淵泉。是從內說向外。惟天下至誠。經綸天下之大經。至肫肫其仁。聰明聖智達天德。是從外說向內。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大小巨細。無不周徧。學者當隨事用力也。

中庸末章。至爲深切。自衣錦尚絅以下。只暗暗地做工夫去。然此理自掩蔽不得。故曰闇然而日章。小

人不曾做時。已報得滿地人知。然實不曾做得。故曰的然而日亡。淡而不厭。簡而文。溫而理。皆是收斂近裏。知遠之近。知微之顯。一句緊一句。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。此工夫似淡而無味。然做時。却自有可樂。故不厭。似乎簡略。然大小精粗。秩然有序。則又不止於簡而已。溫而理。溫厚似不可曉。而條目不可亂。是於有序中。更有分別。如此入細做工夫。故能知遠之近。知風之自。知微之顯。夫見於遠者。皆本於吾身。可謂至近矣。然猶以已

對物言之。知風之自。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。其是非得失。必有所從來。此則皆本於一心而言矣。至於知微之顯。則又說得愈密。夫一心至微也。然知其極分明顯著。學者工夫。能如此收斂來。方可言德。然亦未可便謂之德。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。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。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。知得分明了。方能謹獨涵養。其曰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蓋不動不言時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。又引詩不顯惟德。予懷明德。德輶如毛。言之。一章之中。

皆是發明箇德字。然所謂德者。實無形狀。故以無聲臭終之。以上語類九條

右第三十三章



中論三十三章

精其終之以全時

昔長壽山崗新字然河階新谷實無沃地



